

田野·瓦檐和雨

何士光文集

●何士光 著

【散文集】

第四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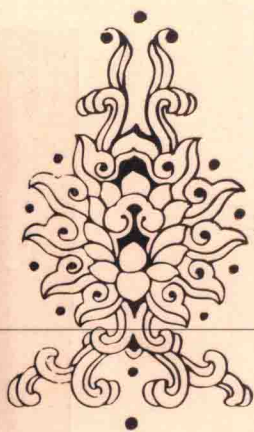
城市与孩子

田野、瓦檐和雨

雨霖霖

我和女儿

文字是一种般若



田野·瓦檐和雨



何士光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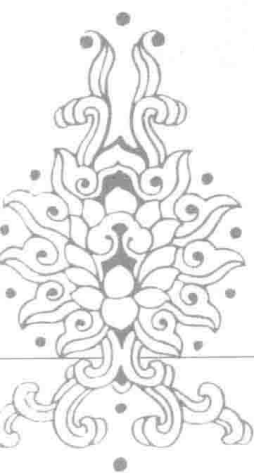
◎ 何士光 著

【散文集】

第四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士光文集. 田野、瓦檐和雨 / 何士光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221-14875-9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9348号

何士光文集

田野·瓦檐和雨

何士光 / 著

策划编辑 / 刘泽海 黄筑荣

责任编辑 / 刘泽海 黄 伟

装帧设计 / 曹琼德

出版发行 /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 编 / 550081

印 刷 /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6.75

字 数 / 133千字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21-14875-9

定 价 /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何士光简介

何士光

1942年生

贵州省贵阳市人

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

在黔北农村任乡村教师

1982年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工作

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

曾以“梨花屯乡场”为背景写作系列文学作品

对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乡情和人情有深切的体察和记述

《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喜悦》《青砖的楼房》和《苦寒行》等作品

曾获多种奖项

后从事传统文化研究

著有《烦恼与菩提》《今生：经受与寻找》和《今生：吾谁与归》等作品

对传统文化中的“道”有深入的体悟和表述

曾为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

贵州文学学院院长



贵州省作家协会

人》、《远行》、《草书》、《青砖的接房》
和《某城记事》。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
作家，而只是一个在这个尘世间沉浮和寻觅着
的芸芸众生而已。

我重来回到贵阳这座城市的时候，已经四
十岁了。我曾经也以为自己还会在这第二东路上
依旧地走下去，但渐渐地我就意识到，我
不能够这样重复地写作下去了。换了一种生
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也还是一种生老病死和悲
欢离合，要这样不断地重复自己，也像假装着
在写作似的，就是让人气恼的。即使是在原来，
在我还能够用写作来支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
生命之中所固有那种迷茫和哀愁，也还是在
如影随形地跟随着自己^地，我们也还是生活在这
个生命之谜里，那么这时候，这生命就在艰难

贵州省作家协会

地追逼着自己，让人要去寻找能够救助自己的
路径。人们说生命本来没有意义，意义是人们
赋予这生命的。其实人们能赋予这生命的，只
是第一和第二条路径上的意义。这生命有一种
根本的意义，则是这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就是
要认识这生命和你自己。不但我们的一切，包
括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在内，就会缺少终极的
依据。不妨说这就是第三条路径了，即是要直
接地拆开万花筒，去寻找这生命的底细。

要拆^开我们手中的万花筒自然很容易，但我
们是不是可以继续用它来比对我们的生命呢？
事实上，古往今来地，认识世界和我们自己，
也就是人们一直在追寻着的事情。而我们的前
人的求索的成果，就曲在了我们的文化积存里。
近来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我就看到了，

自序

何士光

我感谢朋友们为我编辑出版这部《何士光文集》。一个人要是写下过一点什么,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有过的一点痕迹。写作和人们其他的活动一样,都植根在人们对生活、人生和生命的追寻里。谁没有自己的痕迹呢?照说花开花落过后,就是不用再惦念那些已经散去的风雨的。只是对于有缘的人们来说,这如果还可能成为一种因缘的话,我似乎就应该把这些文字的由来,简约地写一些在这里。

我想说,我们来到这个人世上时,并不清楚这生命是怎样一回事,并且后来也就一直生活在生命这个久远的谜里。但从此以后,我们就

不得不怀着这一颗满是念头的心，肩负着这一具已经活着的躯体，踟蹰在朝朝暮暮的岁月里。这生命就在驱使着我们自己，乃至是追逼着我们自己，在日子里寻寻觅觅。这样的寻觅，是要让这颗心得到满足。只有满足的心才会是安宁的，不然我们就始终是不安的，乃至于这样的瞬间即是永恒。而渐渐地我们也就看见，我们的寻觅，正是朝着生活的、人生的和生命的，这样三条可能的路径延伸的。在散文《今生：经受与寻找》里，我就借助了万花筒来比喻这三条路径。

万花筒摇动出来的景象，不就是五彩缤纷的？这就像我们说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就是第一条路径，是生活的路径。在《城市与孩子》这篇散文里我就写到，那时候自己就是要去寻找惬意的食品，那是一块烧饼；也想去看看这个世界，那是这城市里的一条街道；还想去一处鸽市，那儿有人们带来的鸽子。如果这些景象能够使我们得到满足，一个人也就可以这样生活下去。但是万花筒里的景象，即便是丰富多彩的，不也是转瞬即逝的和不断重复的？这就注定了我们的满足是不会有止境的，是要反复地去追求的。以至于在这样的忙碌之中，我们仿佛是在行进，其实又一步也没有挪

动,就像自己是假装着在生活似的。一路地走过去的时候,这心里又有一种五光十色的荒凉,和熙熙攘攘的索漠,内心深处又仍然是不安的。

我们这样寻找下去,渐渐地就会对这些万花筒一般的生活景象,有自己的烛照、寻思和比较。于是就会成为一种见地,一种学识,乃至一种专业。一个人就会从中为自己选择一种图象,或者是摇动出一种图象,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让自己的心思和生命得到一种依附。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可能找到的第二条路径了。年青的时候,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一直生活在一处偏远的乡村里。在那些匆匆地来去的春风秋雨之中,在那些长长的白天和夜晚里,我能够怎样来安顿自己呢?应该说,比看看这个世界更要紧的,是要找到自己的世界。人们也说生活的方式没有对错,只在于是不是适合。后来自己就觉察到了,我能够有的让生命得以依附的方式,就是夜晚在那一盏油灯下阅读和写作。于是在那一段时日里,我就写下了这部文集的前半部分,是一些散文和小说,比如《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草青青》《青砖的楼房》和《某城纪事》。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而只是一个在这个尘

世间沉浮和寻觅着的芸芸众生而已。

我后来回到贵阳这座城市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我曾经也以为自己还会在这第二条路径上依旧地走下去，但渐渐地我就意识到，我不大能够这样重复地写作下去了。换了一种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也还是一种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要这样不断地重复自己，也像假装着在写作似的，就是让人气馁的。即使是在原来，在我还能够用写作来支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之中所固有的那种迷茫和哀愁，也还是在如影随形地跟随着自己的，我们也还是生活在这个生命之谜里，那么这时候，这生命就在艰难地逼迫着自己，让人要去寻找能够救助自己的路径。人们说生命本来没有意义，意义是人们赋予生命的。其实人们能赋予这生命的，只是第一和第二条路径上的意义。这生命有一种根本的意义，则是这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就是要认识这生命和你自己。不然我们的一切，包括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在内，就会缺少终极的依据。不妨说这就是第三条路径了，即是要直接地拆开万花筒，去寻找这生命的底细。

要拆开我们手中的万花筒自然很容易，但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用它来比对我们的生命呢？事

实上,古往今来地,认识世界和我们自己,也就是人们一直在追寻着的事情。而我们的前人的求索的成果,就留在了我们的文化积存里。后来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我就看到了,“理一而分殊”,我们仍然是可以借助万花筒来作这样的比对的。这时候我们去跟踪前人的足迹,就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是为了找到真相。

一切复杂都源于简单。我们的前人老子在《道德经》里,就用一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为我们揭示了世界和生命的根柢。老子的发现,就在往后的科学的发现之中得到了注释。

道是什么?依照科学的发现,我们的这个世界是由一种高密度的物质,经过大爆炸(或者不是大爆炸)而形成的,老子当年就把这种高密度的“有物”命名为道。“二”是什么?大爆炸形成的世界里,开始的时候,只有能量,没有物质,后来质量从能量之中聚合出来了,这个世界里便有了能量和物质这样两种根本的存在。这就是老子说的“二”,老子就把它命名为无和有,或者是阳和阴。换成佛陀的命名,就是空和色。“三”是什么?就是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的一切生命。这生命

“负阴而抱阳”，就是由一具物质构成的躯体，抱载着那种原初的能量而形成的，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灵和肉体。所以我们的一切，包括意识和情感在内，便都是物理现象。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万花筒的比喻了。正像万花筒的本相只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玻璃一样，我们的心灵的本相就是那种原初的无形无象的能量，佛法里就把它称作心灵的“本来面目”，也称作佛性或自性。它本来就是圆满的、安宁的和智慧的，如同《心经》所说，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是不需要用些什么来满足它的。但是这心灵在和世界的声色交流的时候，信息就会积存起来，好比万花筒里的染上了颜色的玻璃，就异化为我们的意识，这样就让我们有了一颗有色的识心。佛法说“心生则万法生”，当我们再用这颗有色玻璃一般的识心去和世界交流的时候，我们便陷落在五彩缤纷的追求之中了。

那么在这里，在前人的引导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第三条路径上的寻找就是有终点的了。这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回到这心灵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禅宗要求取的“明心见性”，即是要明白自己的动摇不定的识心，

见到自己的清明不变的真性。那么就像万花筒能够让五彩缤纷的景象在其中生生灭灭,而无色透明的本相却是始终不变的一样,我们在找回了自己的如如不动的本相以后,也就能够让万事万物在心里来来往往,这心境就是不离万物又不住万物的。像这样,一个人也就会从异化了的自为的状态,还原为本来的自在的状态。而这种本来的状态,也就是终极的状态。

我后来就把自己在这第三条路径上的寻觅,写入了《今生:经受与寻找》《今生:吾谁与归》和《烦恼与菩提》,留在了这部文集的后半部分里。那么当然了,这第三条路径上的寻找,就不仅仅是理念的和话语的,而须得是修证的和实践的,这也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深刻的特征了。

目 录

1	城市与孩子
15	远走高飞
22	在宝瓶口
26	雨霖霖
38	我和女儿
50	莫尔道嘎车祸
56	起超兄无恙
62	日 子
77	田野、瓦檐和雨
87	死者长已矣
94	访正白旗村三十九号
103	夏天的途程
111	山行偶记
114	关于《如是我闻》的通信

126	并非凄惶
128	文字是一种般若
136	《日子》续篇
151	愿大山庇佑我们
156	想起了张汝舟先生
159	书不能读得太多
162	吴恩泽痴心写《伤寒》
167	亲切的金鼎山
171	去甲秀楼玩
176	自然与文学
182	小楼与孩子
188	序《荷城旧事》
191	有这样一首歌

城市与孩子

添四客迷往思来

奏一曲高山流水

——《儒林外史》

我离开故乡贵阳，来到这远远的梨花屯乡场，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光阴虽不能说很长，但也足以洗去许多的旧迹；不知从多久起，对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已不再痛苦地怀念，留在心里的，只是一种明净的、乡土的呼唤。许多在离别时是那样缤纷的、尖锐的印象，已变得像游丝一样似有若无；好些在当年重彩渲染过的人和事，也一一地剥落了斑斓的颜色，似曾相识而已，再不能牵引人的心绪；倒是一些原来似乎不曾收入心底的细枝末节，日久却反而显得明晰，仿佛纷纷的尘埃落定，才愈来愈清楚地现出它的面影，那样如水的淡泊，却又刻骨而铭心。这之中，时时在我的心头浮现出来的，是街头一个静静的早晨。对于故乡的城市来说，这肯定是不倦的岁月中的